



国内慕课建设评议*

——兼论外语类课程的慕课适用性

国家开放大学 韩艳辉

摘要:国内慕课建设与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评选背后出现的问题愈加引发关注。文章首先辨析了在线教育领域容易出现混淆的几个重要概念,探讨了慕课建设“头重脚轻”的现象,分析了面授思维的惯性对慕课建设产生的影响以及学习支持服务意识与能力缺失的问题。其次,对侧重技能训练的外语类课程是否适合慕课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并指出要充分吸收过去远程开放教育的经验和成果,审慎地推进慕课建设,争取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成熟的慕课之路。

关键词:慕课; 外语慕课; 面授思维; 学习支持服务; 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95(2019)05-0033-0006

1 引言

近年来,在线教育越来越受重视,教育部也在大力支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我国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共计 2 亿多人次‘打卡’慕课学堂,较 2017 年增长 2.7 倍,其中近一半是社会学习者;上线慕课数量约 12 500 门,增加近 3 倍。同时,覆盖所有专业门类的慕课体系正在建立……”(邓晖,2018)。

国家之所以重视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是由于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而当前应试为主的教育方式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突出的问题是“学校与学习的模式都反映了工业化时代大生产的模式:标准化的课堂、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统一的标准答案,这些都是流水线生产螺丝钉的场景”(汤敏,2015:32)。

从国际范围看,世界高等教育正面临着深刻变革。美国教育资讯网站顶尖学府(Top Universities)指出:“虽然许多人对在线课程抱有怀疑,但已有不少一流大学推出了能与传统课堂媲美的网络课程,一样的课程表,一样的师资,还可授予官方认可的学位”。顶尖学府进一步指出,纽约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都在提供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在线课程(蔡梦吟,2016)。edX 平台显示,提供硕士学位的面授高校也越来越多。另外,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利物浦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都提供在线博士学位(韩艳辉,2017)。在中国,学堂在线和郑州大学合作推出同等学力申硕优质课程网络学习平台。“除了一开始的现场报名环节,以

及最后的硕士论文答辩环节,整个学习过程,都可以通过电脑和手机 APP 完成,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拿硕士学位证书’”(宋昆仑,2018)。深圳大学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于 2017 年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双方将实现学分、学位互认,中国本科毕业生有望通过在线学习获得美国高校的硕士学位”(吴吉、王萍,2017)。据免费在线课程和慕课搜索引擎 Class Central(2019)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全球已有 900 多所大学宣布或推出了 11 400 门 MOOC”,MOOC 学习者达到 1.01 亿,基于 MOOC 的在线学位总数超过 45 个,现在约有 10 000 名学习者正在学习基于慕课的学位课程。

慕课正在呈爆发性增长,对于远程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陈宝生部长认为,“远程教育越来越多没问题”(彭焘、钟茜妮,2019)。在全国高校大力建设慕课的同时,慕课大发展背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2 慕课误区

慕课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隐忧和误区。首先,不少人对“资源”“课”和“课程”等概念分不清。从学习的角度看,“资源”指学习的内容及其载体,如以纸质教材、课件、视频(录像)等媒体形式存在的学习内容,是一种静态的介质,属于课程的一部分,但不是课程。本文所指的“资源”是课程微观层面的。也有人将“课程”等同于“资源”。“‘课程’是说学习资源不是视频的简单堆砌,而是具有一定体系、学科属性和进程安排”(唐孙茹,2014:8)。这里所谓的

“课程”被理解成了“资源”,即视频。

对于“课”的概念,常见的误区是将“公开课”“微课”等同于“课程”。“‘公开课’……指一种公开授课的教学方式。在基础教育领域,‘公开课’……即由学校组织优秀教师,在指定的班级里完成相关的课堂教学任务”,同时鼓励其他老师观摩。录像条件具备后,优秀的公开课得以长久保留(董榕等,2012)。本文探讨的“公开课”指视频公开课或公开讲课,一般以视频(录像)的形式保留下来,点击即可播放。这也不是课程。但是,国内对此存在比较严重的误区。如许玮等(2012:122)认为“对于精品视频公开课目前尚未有严格的定义,一般认为精品视频公开课是指以高校学生为服务主体,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网络视频课程与学术讲座”。但将视频公开课定义为“网络视频课程”是不太准确的。视频形式的公开讲课或学术讲座并不属于课程的范畴,只是视频形式的资源。王朋娇等(2012:89-90)建议建立相关的评价体系,“精品视频公开课是以网络形式呈现课程内容……不仅关注传统内容评价,也应关注哪些课程适合录制视频公开课,哪些不适合”;“针对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存在的问题”,建议“调整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建立网络交流模块,促进师生互动”。综上所述,“精品视频公开课”以视频形式呈现课程讲授内容,几乎没有互动交流,不属于课程范畴。

微课一般是几分钟的短视频,即教师讲课的录像。尽管个别视频会穿插几个问题,但实质上还是讲课,而不是“课程”。“‘微课’是针对传统单一资源类型的局限性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教学资源建设和应用模式”(胡铁生,2011:62)。可以看出,微课是资源,而不是课程。“资源”“课”都不是课程,因为都缺少了学习活动(任务)、评价和支持服务等设计,不是一个完整、体系性和进度性的课程。韩艳辉认为,“以往的网络课程基本上是资源堆砌型的,对于学习活动和评价的设计比较欠缺,甚至缺失,更为关键的是没有科学的学习过程设计,无法保证真正的学习过程的实现”(国开时讯网编辑部,2014)。“网络核心课程指基于网络开展教学的学历教育的专业主干课程,此类课程必须是学习资源丰富,学习活动和评价完善,教学过程全面,能够满足不同教与学需求的网络课程”(国家开放大学,2013:1-2)。这里的“核心”指课程性质与地位。学习资源、学习活动、学习评价、教学过程等是在线课程的重要要素,缺一不可。为了实现教学过程,需要高质量的学习支持服务做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视频公开课”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等都不属于“课程”的范畴,而是资源。“国家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是“课程”,对几个要素都有较为明确的要求。

此外,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慕课是拍摄出来的,而没有从“课程”的角度进行理解。视频只是“课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还有其他几个关键要素。慕课不只是视频,不只是资源。慕课作为课程的一种形态,是设计、制作出来的。

3 慕课建设中的“头重脚轻”现象

“头重脚轻”指慕课建设中过于强调建设前端的视频拍摄,将大部分精力、人力和财力等投入到视频的拍摄中,而忽略了慕课建设完成后在运行阶段上的投入,特别是学习支持服务上的投入,导致课程完成率低。

慕课建设中前端视频的拍摄投入很大。2019年最近3个月内部分高校慕课录制公开招标信息(见表1)统计分析发现,北京、四川和陕西的8所高校每门慕课的预算平均为23.58万。从招标内容看,这些高校倾向于“课程是录制出来的”。“在我们这门慕课《e时代的新课堂——在线教育概论》的运行中,有很多的老师提问,要做混合式教学,就必须拍一门慕课吗?”(于世洁,2019)。优课联盟组织也有类似表述,“各高校可以将本校优质课程录制成视频上传到联盟门户网站……”(马璇,2018)。教师的讲授或讲课可以录制,而“课程”无法录制。回顾慕课五年的发展,李晓利(2018)认为“从教师的角度出发,目前国内没有一个教师全职录制慕课,录制慕课又需要时间和精力,录制慕课利用的是教师的业余时间,很多教师因为课业忙而选择放弃,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这里的“录制慕课”也是理解为“慕课是拍出来的”。综上,很多专家学者、教师对慕课建设都存在误区。而这种误区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慕课建设“头重脚轻”现象的出现。

研究显示,“教师在慕课建设过程中花费时间,从多到少依次是录制课程视频(43人次)、准备学习材料(19人次)、与学生交流答疑(9人次)、测验与作业设计(3人次)、了解学习者的学习需求(2人次)以及组织教学活动(2人次)。……由此可见,教师花费时间最多的环节是课程前期的‘预设’准备,而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如交流、教学活动、了解学习者等)严重缺乏时间投入”(冯永华、刘志军,2016:85)。在“预设”准备阶段,大量精力是投入在视频的录制上,而课程运行则严重缺少投入,导致“头重脚轻”,直接影响课程运行的质量和学习支持服务的水平。“高校不能只是响应政策需求,建设了很多课程,却无后续教学及维护”(蒋艳、马武林,2018:159)。“头重脚轻”的现象值得引起教育界的警惕,呼吁转变思维,尽快阻止这种现象的蔓延。

表1 部分高校慕课录制公开招标信息

学校	采购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人民币)	课程 门数	课均预算 (人民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院慕课录制	39 万元	3	13 万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慕课录制	50 万元	4	12.5 万元
北京科技大学	2019 年慕课课程建设项目	390 万元	9	43.33 万元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慕课课程制作项目	200 万元	8	25 万元
北京理工大学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专项慕课制作 服务项目(二)	150 万元	8	18.75 万元
北京建筑大学	精品慕课制作项目	100 万元	4	25 万元
华北电力大学	慕课课程制作	50 万元	1	50 万元
四川大学	2019 年 36 门约 620 学时 慕课示范课程制作 (含宣传片)采购项目	528 万元	36	14.67 万元
西安科技大学	慕课课程拍摄制作等 课程建设项目	310 万元	31	10 万元

注: 信息来源于中国政府采购网,截至 2019 年 6 月 26 日。

4 面授思维的惯性制约

“头重脚轻”的现象主要是面授思维的惯性造成的。

“受传统课堂教学方式的影响,慕课教师将微视频的‘在线讲授’简单等同于课堂教学,将传输工具的使用与教学方法、教学活动混为一谈,‘教学活动单一’”(冯永华、刘志军,2016: 88)。这是典型的面授思维的惯性制约造成的后果。而这种后果也是将“课程”等同于“资源”的错误认识的体现,严重束缚了教师思维,使其无法摆脱“资源堆砌型”网络课程文化的制约(国开时讯编辑部,2014)。而这种误区对于以大规模学习者为对象的慕课来说更为严重。关于未来的慕课发展,建议认真审视如下设计要素(见表 2):

表2 慕课设计要素

设计要素	现状	设计要素	现状
在线社区	严重缺失	心理指导	严重缺失
讨论管理	严重缺失	主观题设计	比较缺失
原始学习内容	比较缺失	学习动力保持	严重缺失

慕课属于面向社会大规模学习者的在线开放课程,学习者之间基本都是陌生的,缺少传统校园熟悉的学习环境和氛围。慕课设计从最初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即如何在正式开始学习课程内容之前,通过精心的活动设计,让学习者快速认识,形成一个在线社区的氛围,这对消除陌生感和孤独感至关重要,也将影响后续的学习。但目前绝大多数慕课在这方面的设计是缺失的。

由于慕课属于在线学习,是虚拟的,又由于学习者

来自各行各业,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很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例如学习开始前和学习过程中的焦虑等。因此,在课程设计方面,如何通过针对性的设计进行适当的心理指导,帮助学习者消除焦虑非常重要。目前,大多数慕课都缺乏这样的设计。

慕课中的讨论非常重要,是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途径。讨论需要设计,而非一问一答。如何设计好的讨论话题?如何引导学习者的讨论?如何管理讨论区?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如果一个讨论区有很多学习者提出问题,但都没有回复,这样的课程不能算是优质课程。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能及时地得到答复,也不能算是好的讨论。

目前,大多数慕课都采用了客观题的设计,以应对大规模的学习者。但是,如果所有的学习活动都设为客观题,而教师几乎不介入学习过程,这样的课程也是有问题的。因此,可以适当地考虑主观题的设计,加强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受面授思维的束缚,部分慕课不提供原始的学习内容,学习者只能看到教师的讲授,而学习者缺少对原始学习内容的预习和思考,属于被动观看视频,学习效果很难保证。另外,很多慕课欠缺学习动力保持方面的设计。在设计慕课时,要考虑如何通过一些活动的设计,不断激励学习者,让他们始终保持学习动力。例如,“媒体辅助英语教学”慕课定期评选光荣榜,以持续激励学习者。此外,也可以进行游戏化的设计,吸引学习者,保持其学习动力。

5 学习支持服务意识与能力的缺失

学习支持服务的缺位问题比较严重。赵宏等(2017: 10)“以中国 14 个主要 MOOCs 平台的 621 门课程为研究对象,调查了其学习支持情况”,发现“超过半数的课程没有提供任何一种导学服务和助学服务”。受传统面授思维的束缚,特别是面授高校对在线教育中的学习支持服务缺乏认识,这方面的意识比较欠缺。“当前流行的 MOOCs 实际上是基于内容的 xMOOCs,只强调对知识的传播和复制,并没有很好地为学习者提供高质量、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李艳红等,2014: 39)。“MOOCs 起源于开放教育资源,但不仅仅局限于视频讲座等内容的呈现,其进一步开放了整个学习过程,MOOCs 尝试通过章节测试、课程考试、师生互动交流等学习支持服务来促进大规模学生在线学习的发生……学习支持服务是否完善、高效和到位直接关系到 MOOCs 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学业保持”(赵宏等,2017: 10)。

学习支持服务的提出是因为远程教育中出现了师生的时空分离。“在远程教育中,时空分离更容易导致各要素的分离。因此,远程教育系统的总体设计至关重要”(Sewart, 1993: 6)。“学生支持服务是远程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武丽志、丁新, 2008: 25)。当前面授高校大举进军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最为典型的问题就是学习支持服务的缺位。“很多老师还没搞清楚慕课的教学设计就已经上线运行了……”(余建波, 2018)。也就是说,很多教师可能连慕课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就开始运行慕课,更谈不上学习支持服务。而支持服务的缺失会造成很多问题,例如“师生互动频次不高,及时性不够,不同学校地区、不同职称以及不同学科类型的教师在慕课课堂进行讨论引导的频次都不高,不同人口学变量的教师均难以实现对慕课学习者的及时回复”(冯永华、刘志军, 2016: 86)。此外,慕课的完成率低,对慕课和在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传统面授教育和在线教育的冲突。因此,在线教育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学习支持服务的质量。

6 外语类课程是否适合慕课

目前的慕课发展存在不少问题和隐忧,这也包括外语类慕课。A 课程是一门针对大学阶段口语的课程,每一期的选课人数都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规模。其“评分标准”为“课堂作业为主观题,需要学习者提供口语录音供评测,主要采取互评的方式”。对于口语这样的技能型课程来说,需要通过大量的训练才能提高口语水平,也需要教师进行持续性的指导。而通过几次口语录音作业的提交和互评,是难以提高口语水平的。而且,慕课学习者类型多样、水平不一,采用同学互评的方式是不太适合的。“在语言学习中,不同的水平可能会影响参与者评估更高水平的语言的能力”(Sokolik, 2014: 25)。学习者 No1xt 表示“与其说这是一门口语课程,不如说这是一门欣赏演讲的课程,老师口语非常好,但是相信来这里学习口语的同学基础相对薄弱,只去听那种复杂的句式和讨论,个人感觉还是只是耳朵过了把瘾,不太能实现口语提高的目的”。从课程的视频来看,“演讲”的形式拉开了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距离。“显然,几乎没有人通过听别人讲解就能够学会一门语言”(Sokolik, 2014: 23)。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选课人数和课程质量之间的关系。Sokolik(2014: 26)指出,有一种倾向将课程受欢迎等同于“成功”,要警惕将选课人数多与课程“成功”相混淆的危险。

外语类课程适合慕课吗?听说读写译等适合同学互评吗?

“截至2017年5月18日,在中国各主流慕课平台上的外语类慕课已达326门”(罗娜, 2019: 109)。鉴于此,笔者采用目的性随机抽样的方式,从中国大学MOOC平台选取7门慕课进行分析(见表3),基本涵盖英语听、说、读、写、综合英语等类型。分析发现,这些课程基本上都采用了同学互评的评价手段,题型方面基本都是自动化程序评测,即客观题。其中的一门课程全部采用客观选择题,没有任何主观题的设计。同学互评意味着教师基本不介入教学过程,自动化程序评测只是对基本概念和知识的检测。但是,“学习语言的目的不仅限于语言知识,而是保持交流”(Richards, 2006: 3)。也就是说,学语言是为了交流,客观题很难实现语言学习的目的。

表3 中国大学MOOC平台部分英语类课程评价手段和题型统计

课程名称	学校	评价手段	题型
大学英语——交互英语(一)、(二)	中南大学	/	自动化程序评测(客观题)
大学英语综合课程(二)	国防科技大学	同学互评	/
新大学英语·阅读与思辨(上)	重庆大学	同学互评	自动化程序评测(客观题)
大学英语创新写作	河南大学	同学互评	自动化程序评测
英语进阶读与写(上)	电子科技大学	同学互评	自动化程序评测(客观题)
英语演讲与辩论	湖南师范大学	/	客观选择题
航海英语听力与会话	大连海事大学	同学互评	自动化程序评测(客观题)

注:截至2018年5月。

相关研究显示,教师在“与学生交流答疑”“了解学习者的学习需求”“组织教学活动”等方面投入的时间非常少(冯永华、刘志军, 2016: 85)。笔者发现,该问题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也比较突出。

B 课程是关于汉语语法的,已经被评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在“老师答疑区”,发现学习者在2019年3月9日提出的问题,截至2019年3月25日时仍然没有得到答复。这是典型的学习支持服务不到位。学习者遇到这种情况,很难保持很强的学习动力。而这种情况、这样的课程不在少数,应该引起相关课程、教师、学校、平台和部门等的重视。

笔者采用目的性随机抽样的方式,分析了Coursera慕课平台上的三门英语类课程(见表4)。

Coursera平台上的这些课程都已经开始收费,所以无法深入了解具体的评价手段。但是,从前端可以看

表4 Coursera 部分英语类课程评价手段和题型统计

课程名称	学校	评价手段	题型
Speak English Professionally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自动化程序评测(客观题)
Write Professional Emails in English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是否人工批改不详	自动化程序评测(客观题)
Write English Composition I	Duke University	是否人工批改不详,是否同学互评不详	主观题(写作)

注:截至2018年5月。

出,有两门课程采用了自动化程序评测的客观题,这种设计会减少甚至不需要教师的介入;同为写作方面的课程,杜克大学的“英文写作(1)”采用了主观题。对于创造性很强的写作训练来说,同学互评可能不如教师评阅可靠,但同学互评可为大规模写作提供帮助,减少教师负担。分析发现,这些英语类课程中没有听力课程,基本采用客观题或自动化程序,减少教师的介入。

目前,关于外语类课程的慕课适用性的研究较少。Bárcena *et al.* 指出,语言类慕课的主要挑战是语言学习是基于技能而非基于知识,而技能训练要求和其他学习者进行协作学习,但目前的大多数语言类慕课采用的是教学主义(instructionalist)方法,不一定促进协作学习(转引自 Motzo & Proudfoot, 2017: 88)。在语言学习中,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都很重要(Han, 2011: 148)。“在所有变量相等的情况下,学习(语言)最好的思想是主动和参与的思想,并且其高阶技能(联系、对比、批评、探究、证明和演绎等)被激活,而不仅仅是记忆和机械复制”(Bárcena & Martín-Monje, 2014: 2-3)。蒋艳、马武林(2018: 156)从大学英语慕课的角度进行了一定探讨,指出“通过大学英语慕课来提升所有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确实很难,目前国内外并没有一家慕课平台能够完美支持语言类慕课课程”。综合来看,可能侧重于技能训练的外语类课程并不太适合目前的 xMOOCs,而更适合小规模 SPOC。Coursera 走向收费,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有从 MOOC 走向 SPOC 的趋势。同时,对于说和写等这样创造性很强的语言训练来说,同学互评的方式似乎也不太适合。Sokolik (2014: 27)指出,理想的语言慕课平台“需要一套更丰富、更细致的适合语言学习任务的交流工具;使用教学视频展示语言和文化学习的例子,而不仅仅是关于语言结构的解说性讲授,以及对学生的能力和目标范围敏感的评估工具”。

7 结语

通过分析目前慕课发展中存在的误区、问题与隐忧,本文建议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重新认识慕课的教学设计,以摆脱面授思维的限制;重视学习支持服务,以加深对教与学时空分离的认识;理性对待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评选,脚踏实地做好慕课;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切忌急功近利。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来看,侧重于技能训练型的外语类课程可能不太适合目前的 xMOOCs,更适合小规模 SPOC。此外,应充分吸收过去远程开放教育的经验和成果,审慎地推进慕课建设,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成熟的慕课之路。□

参 考 文 献

- [1] Bárcena, E. & E. Martín-Monje. 1 Introduction. Language MOOCs: An emerging field [A]. In Martín-Monje, E. & E. Bárcena (eds.). *Language MOOCs: Providing Learning,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C]. Berlin: De Gruyter Open, 2014.
- [2] Class Central. Year of MOOC-based degrees: A review of MOOC stats and trends in 2018 [O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lasscentral.com/report/moocs-stats-and-trends-2018>, 2019-01-06.
- [3] Han, Y. Issues of interaction in pure-onlin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through perspectives of cognitive constructiv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A case study for non-formal learning [A]. In Luo, X. *et al.* (ed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C]. Berlin: Springer, 2011.
- [4] Motzo, A. & A. Proudfoot. MOOCs for language learning—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case of the Open University Italian beginners’ MOOCs [A]. In Kan, Q. & S. Bax (eds.). *Introduction to Beyond the Language Classroom: Researching MOOCs and Other Innovations* [C]. Research-publishing.net, 2017.
- [5] Richards, J. C.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Toda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6] Sewart, D. Student support systems in distance education [J]. *Open Learning: The Journal of Open, Distance and e-Learning*, 1993(3).
- [7] Sokolik, M. What constitutes an effective Language MOOC? [A]. In Martín-Monje, E. & E. Bárcena (eds.). *Language MOOCs: Providing Learning,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C]. Berlin: De Gruyter Open, 2014.
- [8] 蔡梦吟. 读在线课程拿名校学位 [OL]. Retrieved from http://qnck.cyol.com/html/2016-08/03/nw.D110000qnck_20160803_2-49.htm, 2016-08-03.
- [9] 邓晖. 中国慕课跑在世界发展前列 [OL]. Retrieved from

- http://news.gmw.cn/2018-04/17/content_28353870.htm, 2018-04-17.
- [10] 董榕, 许玮, 张剑平. 高校视频公开课建设及其思考[J]. 现代教育技术, 2012(2).
- [11] 冯永华, 刘志军. 慕课开发的问题、成因及改进路径——基于开设慕课的高校教师调查[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6(6).
- [12] 国家开放大学. 国家开放大学网络核心课程建设指南[M].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3.
- [13] 国开时讯编辑部. 【网络核心课】《媒体辅助英语教学》: 一站式、跨区域协作教学模式的成功实践[OL]. Retrieved from <http://www.ouchn.edu.cn/News/ShowArticle.aspx?ArticleId=5375988d-20ef-4cd1-9d67-98f180e3dc7e&ArticleType=1>, 2014-12-15.
- [14] 韩艳辉. 国际在线博士学位发展迅猛[OL]. Retrieved fro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23c8e9e0102wuqw.html, 2017-11-11.
- [15] 胡铁生. “微课”: 区域教育信息资源发展的新趋势[J]. 电化教育研究, 2011(10).
- [16] 蒋艳, 马武林. 论大学英语慕课建设应该避免的误区[J]. 外国语文, 2018(1).
- [17] 李晓利. 慕课的尴尬[O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anjinger.com/news/detail?id=86253>, 2018-04-08.
- [18] 李艳红等. 基于 MOOC 的学习定制服务模型构建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 2014(11).
- [19] 罗娜. 中国基于慕课的外语教学热点与趋势研究——以 CiteSpace 对 CNKI 文献科学计量学分析为例[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9(3).
- [20] 马璇. 全国 129 所高校加盟“优课”联盟[OL]. Retrieved from <http://www.huau.edu.cn/news2018/2018121291250.htm>, 2018-12-12.
- [21] 彭焘, 钟茜妮.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谈成都七中网络直播课: 成都七中那块屏“非常好”远程教育越来越多没问题[OL]. Retrieved from <https://sichuan.scol.com.cn/cddt/201903/56829133.html>, 2019-06-20.
- [22] 宋昆仑. 学堂在线 | 医学生足不出户就能拿一流名校硕士学位证书[OL]. Retrieved from https://m.sohu.com/a/241871012_351287, 2018-07-18.
- [23] 汤敏. 慕课革命: 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 [24] 唐孙茹. MOOC 学习者学习现状研究——以国内一般本科院校学生为例[D]. 南宁: 广西师范学院, 2014.
- [25] 王朋娇, 田金玲, 姜强. 高校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 2012(11).
- [26] 吴吉, 王萍. 通过在线学习可拿美国学位[OL]. Retrieved from http://szsb.sznews.com/html/2017-04/22/content_3775236.htm, 2017-04-22.
- [27] 武丽志, 丁新. 学生支持服务: 大卫·西沃特的理论与实践[J]. 中国远程教育, 2008(1).
- [28] 许玮等. 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的视频公开课建设——2012年全国高校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研讨会综述[J]. 现代教育技术, 2012(6).
- [29] 于世洁. 慕课: 加速实现“课堂革命”[OL]. Retrieved from http://www.jyb.cn/rmtzgjyb/201904/t20190415_224508.html, 2019-04-15.
- [30] 余建波. 关于“慕课疯狂之后”讨论的小结[OL]. Retrieved from <http://mp.weixin.qq.com/s/VYT7xChfUzrQzCY6dwSfRA>, 2018-05-25.
- [31] 赵宏等. 中国 MOOCs 学习支持状况调查[J]. 现代远程教育, 2017(3).

Reflections on the MOOCs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Applicability of MOOCs in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HAN Yan-hui (Facult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039 ,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s that arise behind the MOOCs construction and selection of quality open online courses are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discriminated several important concepts that are prone to confusion in the field of online education, discussed the “top-heavy” phenomenon,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e-to-face teaching model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OCs, and also the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The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focusing on skill training are suitable for MOOCs was discussed. Finally,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O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OOC; Foreign Language MOOCs; Face-to-Face Teaching Model;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Teaching Design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开放大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专项课题“跨区域、一站式团队在线教与学模式研究——以《媒体辅助英语教学》为例”(项目编号: G15A0008S)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6

通讯地址: 100039 北京市 国家开放大学国际语言文化教学部